

冬之霞

右一秘藥

杀人

書函一左

万方——著

万方剧本精选集

冬之旅

万方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冬之旅: 万方剧本精选集 / 万方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2
ISBN 978-7-5302-1641-5

I. ①冬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剧本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3716 号

冬之旅: 万方剧本精选集

DONG ZHI LV

万方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16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41-5
定 价 29.8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1 / 冬之旅
65 / 关于《冬之旅》的几句话
67 / 有一种毒药
167 / 写戏有感
173 / 杀人
223 / 《杀人》创作谈
227 / 雷雨·后
283 / 改编《雷雨》

冬之旅

(三场话剧)

时 间:

20世纪90年代。

地 点:

两位主角的家及他们所在的地点。

人 物:

老 金：七十多岁，知识分子，职业不限。

陈其骥：七十多岁，翻译家兼诗人。

歌 者：穿黑色礼服、用美声唱法唱歌的人。

女孩儿：二十多岁。

男女记者若干。

一 场

[歌者身穿黑色晚礼服出现，开始歌唱，环绕在老金身旁。

[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响起。

[光束照亮一台老式留声机，琴声是从留声机里播放出来的。

[舞台很空旷，只在一个区域，A区，摆着几样东西。除了留声机，有一张沙发，一把发旧的高背扶手椅，一个茶几，上面堆有报刊书籍，有药瓶，也许还有一些什物，凌乱而富有生活气息。

[灯亮时老金坐在扶手椅上，闭目聆听着。

老金：哦，世上还有更美好的东西吗？不，我不认为有，起码对于我来说，没有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我的舒伯特先生，我是多么感激你，也许我的感激之情没有人能理解，没有关系，我并不需要理解……

[陈其骧上。

陈其骧：我敲了门，是保姆开的门。顺着音乐声我走进房间，看到老金……（注视闭目聆听的老金，片刻，轻声咳嗽）

[老金睁眼看到陈其骧，怔住。

陈其骧：没有吓着你吧？我本想吓你一下，又怕真吓着你……

老金：你确实吓着我了，我还以为见到了鬼。

陈其骧：（微微尴尬）鬼？这意思是不欢迎喽？

老金：与欢不欢迎无关，是惊讶，惊愕，想不到，绝想不到你会来。

陈其骧：为什么？

老金：（耸耸肩）天知道。

[歌者歌唱。二人共同聆听。

陈其骧：（听音乐）……舒伯特？

老金：舒伯特。

陈其骧：你一直喜欢他，我记得。

老金：热爱。我一直热爱他。

陈其骧：（从包里拿出两张唱片，递向老金）喏……

老金：什么东西？

陈其骧：我去德国，在一家旧货店里发现的。

老金：（接过唱片，惊叹）啊，里赫特尔，太好了，真了不起，伟大的钢琴家……怎么，送给我？

陈其骧：（示意留声机）除了你谁还有这玩意儿。

老 金：谢谢。我可没有回赠。

陈其骧：（笑，径自在沙发上坐下）咱们真是好久不见了。多久了，我都记不得了。

老 金：上一次见面是1986年10月9号，四年前。

陈其骧：哦？

老 金：谢丽思从英国回来。

陈其骧：对对，她和她的英国丈夫请咱们几个同学吃饭。你脑子真好，令人羡慕，我可糟透了。

老 金：怎么讲？

陈其骧：昨天做的什么都会想不起来。

老 金：那多好，只活在当下，求之不得。

[陈其骧笑。

老 金：四年了，四年之后骧老登门拜访，有何见教呀？

陈其骧：哎，我申明，本人姓陈，名其骧，叫老陈，叫其骧都可以，叫骧老是挖苦我。

老 金：不敢。

陈其骧：（放轻松）你身体还好吗？

老 金：你看见了，还活着。

陈其骧：我也是马马虎虎，也还活着。

[二人静默。只有乐声。

陈其骧：（感叹）音乐是个好东西。

老 金：你说，好在哪儿？

陈其骧：好在……我不懂音乐，和你比我是个白丁，但每每听到我会被吸引。有时候仿佛看到树在开花，泉水在流，有时候如同置身于广袤原野，或是圣洁的月光之下，心里会涌起一种既甜蜜又悲伤的感觉。

老 金：不愧是诗人。

陈其骧：我算什么诗人，我是翻译诗的人。

老 金：大诗人兼翻译家。

陈其骧：（自嘲地一笑）好，可以，我接受你的挖苦。

[静场。]

老 金：对不起，我还是在想这个问题……

陈其骧：什么？

老 金：你怎么今天来了？

陈其骧：（微带调侃）哦天，真是个重大的问题。

老 金：可笑吗？

陈其骧：不不……

老 金：我确实不认为你只是来送我唱片。

陈其骧：我给你写过若干封信，寄过书，不知道……

老 金：收到了。

陈其骧：我也给你打过电话。

老 金：抱歉，没有接到。

陈其骥：是你家的保姆接的，说你在不在。

老 金：那我就是不在。

陈其骥：总之，始终没能得到你的回复。

[老金略一沉吟，忽然从扶手椅上站起，走到陈其骥面前。

老 金：因为没有回复你，我向你道歉。（弯身鞠了一躬）

陈其骥：（惊，立起）你、你这是干什么？

老 金：很简单，做了错事道歉嘛。

陈其骥：（发急地）不要这样！用不着这样！是我，是我做了错事，该道歉的人是我，你这是在骂我。

[老金缓步退后，坐下。

陈其骥：（缓口气）看来我还是不够坦诚，你说得对，我不是仅仅来送唱片，我今天来……可以坐下吗？

老 金：谁又让你站起来了。

陈其骥：（苦笑，坐下）我知道，你一直没有原谅我……

老 金：没有什么原不原谅，我的态度是一贯的。

陈其骥：是怎样，我不大清楚。

老 金：我从来没有和人说起那件事，过去的多少年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过。怎么，这还不清楚吗？（提高嗓音）你还要怎样清楚！

陈其骧：你不要激动。

老金：我才没有激动，我在过我的日子。是你上门来找我，我没有去找你算账……

陈其骧：要算，这个账必须要算。

老金：算了吧你。

陈其骧：（再次站起）刚刚你给我鞠躬，那是假的，现在……（在老金面前站好，郑重地弯腰鞠躬）

[老金不吭声，陈其骧再鞠一躬，老金依然未作反应，陈其骧准备再鞠躬。

老金：够了，又不是开追悼会。

[陈其骧尴尬站立。

老金：你可以坐下了。

陈其骧：（坐下）我可以继续说吗？

老金：难道有人堵你的嘴。

陈其骧：（思忖，让自己镇静）很久以来，我们两个在互相躲避……

老金：笑话，我才没有。

陈其骧：对，你不是躲避，是不愿意看见我，我是躲避。我躲着你，我怕……

老金：你怕什么？

陈其骧：怕你呀，怕被指责，怕不被原谅，怕难堪、下

不来台，就像此刻……

老金：你想要我怎么样，（夸张地动作）唱歌，跳舞，欢呼雀跃？

陈其骧：（无奈地摆摆手）我说什么都不对，不对你的心思。那怎么办呢？

[静场。

[歌者走到陈其骧面前，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的肩膀上，直视着他……

陈其骧：你知道吗？（顿）你大概不会知道，这些年我其实很不好过，愧疚，悔恨，一直在想，不停地想，想向你道歉，不不，道歉太轻了，应该是请罪……

[老金无言，似乎在等待。

陈其骧：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这个人性情懦弱，胆子小，做事优柔寡断……

老金：（讥诮地一笑）那么今天不同了，你变了？

陈其骧：今天……老金，你不要忙着嘲讽我，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？

老金：陈其骧，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，我不会和别人提那件事，这话永远作数。你放心。

陈其骧：我感激你……

老金：不必。

陈其骧：但是我要提，今天我一定要提。告诉你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……

老金：什么话？

陈其骧：“在天堂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子：做你想做的事情。”人，想做的事不能不做，这辈子必须做，所以我来了……

老金：（疑心，猜测）你，病了？

陈其骧：病？哦不不，不是，上帝还没有召唤我，当然是早晚的事，但目前还没有。（略沉吟）是这样，我在写回忆录。

老金：回忆录？

陈其骧：这两年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，我没有答应。今年又有一家找我，我说我会考虑。考虑了大半年，我答应了，现在已经开始动笔。（停顿，等待片刻）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
老金：明白了，没有问题，过去的事你有什么记不清的，尽管问，我尽量回忆。

陈其骧：天哪老金，你不相信我，就是不肯相信我的话。我今天来没有别的目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当面请罪，求得你原谅。

老金：（冲口而出）好，那我申明：我已经原谅你了。

陈其骧：怎么会，怎么可能呢？

老 金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不能、不能原谅人？

陈其骧：我伤害过你。

老 金：这世上有没受过伤害的人吗？有吗？

陈其骧：你我不一样，我们的关系不同。

老 金：有什么不同？

陈其骧：（思忖）这些日子我活在回忆中，过去的生活被我翻了个遍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带了件东西……（从包里拿出一个夹子，打开）

老 金：是什么？

陈其骧：你看，看嘛。

〔老金接过夹子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〕

陈其骧：（指照片）看，你在这儿，看你的样子……你的眼睛多亮，像两团火炭；这是我，我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……

老 金：（几乎无声）天哪……

陈其骧：多么年轻啊，难以想象的年轻……那时候没有任何命运指定给我们，除了这年轻的身体，而我们甚至并不珍惜它。记得吗？有一次打球咱们俩差点儿送了命。

老 金：打球？

陈其骥：学校在嘉陵江边的半山上，在我的记忆里操场总是湿漉漉、黑亮亮的。那次你去扑一个界外球，一头就冲出山崖，幸亏被一棵树挂住。我爬下去拉你，结果我掉进江里。现在想想，我的这条小命很可能那次就玩儿完了。

老金：（沉吟，突然）咋吧！

陈其骥：怎么了？

老金：挂住我的那根树枝断了，我也掉下去了。

陈其骥：什么意思？

老金：那我们就可以一同畅游嘉陵江，将是多么美妙。

陈其骥：你忘了，我不会游泳。

老金：（一怔）哦，抱歉，我忘了。

陈其骥：（重新开始）重庆放映《呼啸山庄》，轰动一时，你没忘吧？

老金：记得。

陈其骥：一帮穷学生都想去看，又都穷得要死，是你卖了你父亲给你过冬的袍子，请全班看电影。看完电影我们俩还打了牙祭，一人一笼蒸牛肉，还有饭后甜食，醪糟汤圆。我记的不错吧。

[老金点点头。

陈其骥：那阵子学校只有盐水煮黄豆，没有别的吃，所以我记忆极深刻。后来我得了急性盲肠炎，开刀，发炎，

再开刀，不知道你从哪儿弄到一只老母鸡，给我煮了一锅鸡汤……

老金：偷的。

[陈其骧笑了，老金也微微一笑。]

陈其骧：（闭上眼睛）……现在我闭上眼就能看见那棵梨树，满树的梨花雪一样白，飘飘洒洒……

老金：爱之树。

陈其骧：对，失恋的人坐在树下一坐一天，发呆，出神，其中就有你。

老金：也有你。

陈其骧：我们以为青春时光会永远持续下去，然而它正在消失，毫不停留……哦对，我还想起一件事来，咱们的宿舍后面就是树林，有一天夜里猴子钻进你的被子，你说：其骧，滚！

[老金一怔，继而咯咯地笑了。陈其骧也随之大笑。]

老金：（独白）我笑了，居然大笑出声，陈其骧跟着哈哈大笑。纵声的傻笑似乎让人忘掉了淤积在胸中的块垒，乃至生老病死的痛楚。

陈其骧：那时候我们以为青春时光会永远持续下去……

老金：然而它自有别期，一别就是永别。（合上夹子，交还给陈其骧）